

思绪点滴

春夜喜雨

○陈利生

烟花三月,正是江南细雨纷繁的时节。杨柳依依,细雨霏霏,最是江南迷人的景致;时急时缓,时紧时慢,最是春雨潇洒的风姿。

春夜,最宜听雨。在这夜深人静的雨夜,绵绵密密、丝丝缕缕的雨丝,最能扯动自己昔日的情思,也最易叩响情感的门环。作家叶延滨说:“雨,大概是最古典的,而且常常当人们进入一种诗化的境况,才会从喧嚣的市井声浪里逃出来,逃出来的耳朵,才能听雨。”是呵,只有心静者才能静听雨声,才能在滴答的雨声里,不为荣辱得失而悲喜,心如止水,波澜不惊。疏雨漏梧桐,春水洗杏花,剑门斜雨细,古城涤尘轻……雨声,实在是人间的好乐师。

透过烟色的雨帘,望着春雨笼罩着的整个城市,披一件衣裳,徘徊窗前,看颇有韵脚的雨从戴望舒的笔下潜入思绪……这样与自然交融的雨夜,内心一片明净。夜雨便是让心褪去浮华与混浊的利器。在雨的世界里,尘嚣远去,心轻梦净。

然而,都市里的雨声,远没有乡野的雨声来得有诗意。乡下的雨,实在有它柔美的一面。微雨中,一座座村落,黑瓦白墙,典雅古朴;桃花初绽,柳树笼烟,山野之间流动着氤氲之气。雨如烟,烟如雨,山乡的一切都消失了清晰的轮廓,蒙上了一层轻纱。河边的青石埠上,洗衣的村妇伸出纤纤手臂,洗动了一江软软的春水,也洗动了房屋晃动的倒影。暮色里,亮翅剪风的燕子,更勾起游子春雨一般的缠绵……透过丝丝的雨帘,我看见乡亲在故乡的土地上躬身劳作的情景。

在乡村,听雨最大的乐趣,莫过于听雨点敲在乌瓦上,瓦屋上嘈嘈切切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丽音,激越成无边的诗意。雨点打在瓦楞上,时缓时急。缓时如蚕食桑叶,沙沙有声;急时似金戈铁马,铿锵有声。那缓急相谐,张弛有致的曲子,就是大自然声情并茂的演奏呵。站在屋檐下,看檐头的水从一个个瓦沟里泻下来,形成串串雨帘,好看极了。

滴答的春雨,总能让我们沿着李杜苏黄的意蕴,在满袖书香中,去寻觅浅唱低吟的悠悠古韵。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,杜甫笔下的春夜雨景,洋溢着喜悦之情。“红楼隔雨相望冷,珠箔飘灯独自归”,中唐诗人李商隐诗中描绘的赴约未遇,凄楚孤独的心境,真叫人惆怅难眠。“玉容寂寞泪阑干,梨花一枝春带雨”,白居易笔下的佳人,就像一枝带着春雨的梨花,尽管神情寂寞,泪粉阑干,却仍芳姿雅淡,明丽动人。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”,女词人李清照那份“长相思,永相忆”的心境,分明已糅进江南黄昏纷飞细雨中。

细雨闲开卷。在暖暖的灯光下,在雨滴温情的敲打中,读读那些古老的诗句,让心湖荡漾起一个又一个涟漪。

笔随心动

马兰头的味道

○陶弘

每年这个季节,在母亲家的餐桌上,总会有一道特别的家乡菜——香干炒马兰头,那是母亲的拿手好菜。虽然这是一道非常普通的农家菜肴,却是亲人的味道,更是故乡的味道。

记得小时候,家里生活条件不是很好,三四月份,每天去离家6里远的学校上学,在放学回家路上,便会与小伙伴们蹦蹦跳跳地穿过田埂,寻找着那熟悉的绿色芽儿,一个芽儿、一个芽儿地摘剪着马兰头。晚上母亲便把马兰头焯水,第二天早早地把它烧好,就当我上学中饭配的菜肴了。那时,虽然油水不多,不能与现在的美味相比,但母亲烧炒的马兰头,我还是觉得很好吃,虽然有时候会被其他同学另眼相看。长大了,我曾经学着母亲做这个香干炒马兰头,同样的加工流程、工序,但终不是母亲做的马兰头的味道。

20年前,父母随着我们一起进城居住,与我们一起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,然而母亲总想着自己去种点菜什么的。这不,前些年,母亲与父亲在自家小院子里开垦了一块小“自留地”,种上了从田野里挖来的马兰头。每年春天这个时节,家里都会有自家种的马兰头吃,但母亲总会说,这和在老家的比起来,好像差点什么味儿。父亲说,不是老家的水,老家的故土,自然种植不出老家的马兰头味儿了。我听懂了父亲的话。这或许与南橘北枳如出一辙吧,抑或也不尽然,即便长在同是一处的马兰头,不同的人掌勺,不同的人品味,不同心境的人品尝,都会有不同的味道。

前几天,到姨妈家小住的母亲,特意打电话再三叮嘱我要把院子里的马兰头剪来吃。我知道,这是父亲和母亲一起亲自种起来的马兰头,母亲非常在意。往年这个时节,母亲总会催着父亲去剪马兰头,只是今年非同往年,远去的父亲永远不能陪着母亲一起收拾这片“自留地”里的马兰头了。在这个春天,我特别怀念远去的亲人,同时也思念着已经消逝的、那个早已已淹没于水库底下的故土。

在我心里,马兰头的味道,是故乡的味道,是亲人的味道,是其他人可能永远体会不到的特有的马兰头的味道。

漫画角



谈芳波 创作

打工者群落

把坚硬的生活揉软

○林丹

清晨,我强睁着惺忪的睡眼,6点不到就出门上班去了。天蒙蒙亮,公路上的汽车都开着大灯。

我一边骑着自行车,一边用眼神左右搜索街边的早点铺,像一头出洞的小兽寻觅着食物。上午的工作足足要到11点半才能结束,我必须在肚子里加满燃料,方能熬过三四个小时的“恶战”。

“来过早啊!”一个清亮的声音传来,像夜间走在林荫小道上,树枝间突然流泻的一泓月光,正照在脸上。

我本来已骑过了这家早餐店,却不知为何车闸一捏,左脚脚尖点地,身子一侧,将自行车停下来。我回头一看,背后是一家四五米宽的小门面,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冲我呵呵笑着。他的身后,有一个煤油桶改装的炉子,一台满是面粉的案板,屋内还有4张桌子,没有顾客。

“来过早啊!拉面凉面热干面炒面炒饭都有!”中年男子依旧热情地笑着。

我停好车,走过去:“下碗拉面!”说完走进屋坐下。桌面很干净,没有一点污渍,也没有一点油腥气。

老板走到案板后,抄起巴掌大一块铁片,从冬瓜大小的面团上切下拳头大小的面块,抓起来,狠狠摔向案板,案板铺着铁皮。仗着脸皮厚,铁皮极其不满地大叫一声:“啪!”老板可不领情,抓起面块,继续“啪啪”摔,然后拿出一尺来长的擀面杖,飞快地将面块来回压几下,压成扁扁一块面饼,再左手飞快将面饼揉成团,再用擀面杖压平。如此反复四五次后,老板两手抓住面块,慢慢拉扯,扯到半米左右,两端对折,

再慢慢拉扯,手腕不断抖动,越抖越快,那面条就越来越苗条,让一直减肥失败的我羡慕不已。老板反复对折7次,那面条已细如柳丝。老板抽回右手,左手一甩,面条飞入汤锅,如白龙入水。

很快,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我面前,雪白的面条妩媚地躺在汤中,汤面漂浮着密密的芝麻,还漂着两片香菜的叶子,轻抿一口,香气沿着鼻腔上涌,似乎要冲破天灵盖,一股暖流顺着脑后耳根游荡全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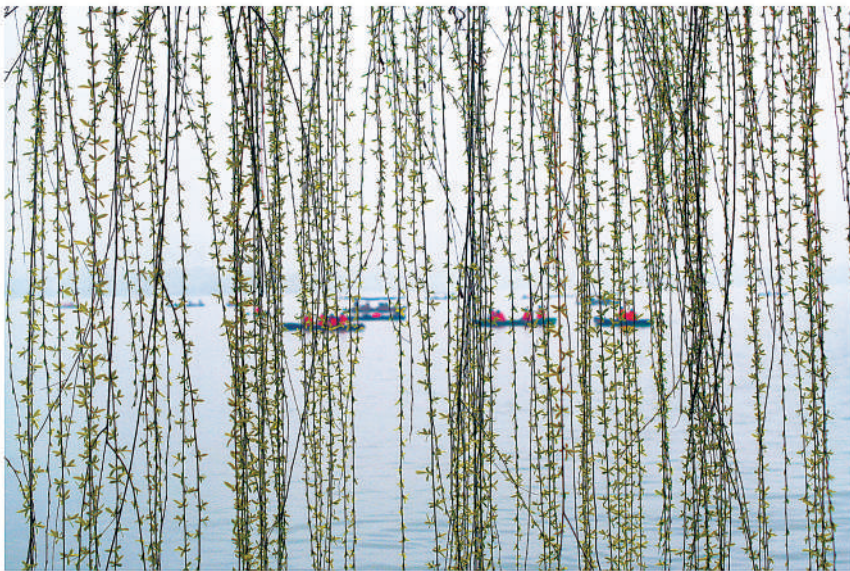
老板问味道怎么样?我竖起大拇指说味道好极了,然后又问,怎么以前好像没注意到你这家店子?老板回答,才开了不到3天。我问,那老板以前在哪儿开店。老板笑了笑,坦诚地说,以前不是做这一行的,以前在一家服装厂上班。我愣了一下,问,怎么不上班了?老板说,效益不好,老板把厂关了,大家都好聚好散了。

我的脑海马上蹦出“下岗”这两个字,但又马上把它关进笼子,没有说出来,这两个字太沉重了。我说,重新开始,不简单啊!

老板说,没办法,日子得过啊!报了个培训班,学了半年,刚开始面都和不好,可揉着揉着就顺手了。生活就这样,像一块大面团,刚开始肯定又凉又硬,你得使劲揉,揉着揉着,面团就揉软了。揉结实了,就能做出一碗香喷喷的面条。

我的心头一动。是啊,生活中,我们不时遇到冰冷和坚硬,我们与其抱怨命运,不如把这不顺的生活当成面团,好好揉揉,总会有揉软了、揉结实的那一天,生活,自然就会喷喷香了!

过好早,我上班去!



柳丝如帘

陈慈林 摄

在姚江上

○王蕾

岸上垂柳接受了江风牵引,把展练者分割到江水里
不但分割,还要抽打
一个人身体出现了裂隙 鸳鸯
被欢喜推动
把江水又擦亮一遍,这有益伤口慢慢愈合
另一个人,向鱼学习吐纳
已从繁体简化到优雅

而江水的意义
在于漂洗 让安静的心
送别,疤痕里的
深浅隐痛

但垂柳总是柔弱的,也在逆光中
坚持的最久

码咱自己的事

微信群里的大海

○鞠志杰

我的微信群里有一位大姐要上三亚旅游,于是,话题引到了大海上面,大家纷纷聊起看到大海之后的感受。

一位诗人朋友:曾经沧海难为水,看过大海后,别的水在你眼里就不能称之为水了。刷刷刷,屏幕上排起了一溜伸着拇指的表情,全是赞扬。

一位美女朋友娇情地说:真想我爱的人也有海一样的胸怀,能永远无私地包容我。立刻有人打字揶揄:淹死你!

一位从草原里走出来的作家朋友说:我的一篇文章里曾用绿色的海洋来形容过草原的辽阔。可是见到大海之后,却不敢用蓝色的草原来形容大海。虽然都很辽阔,但却不是一个档次。大海有多辽阔,鲨鱼可能都不知道。作家的话,又引来一片赞美。

一位大男孩:我愿漂洋过海去看你,海有多深,爱有多深,小海龟代表我的心。

引来一片笑。

一位打工者朋友则打出这样一长串话:我不敢望向海天交接的远方,因为梦想是那么虚无飘渺;我也不敢向往繁华的彼岸,因为没有

属于我的机帆船。我倒是愿意使劲踩着那柔软的沙滩,喜欢海水漫过我的脚面;如果再拉着心爱姑娘的手,面朝大海,心暖花开,我愿醉死在海边……

前面发言的美女立即回道:哎哟,好酸。又引来一片笑。

一位学霸:海水也是水,没什么了不起,它和我门前的小河沟没什么不同。那一片海定会化成一片云,轻轻地飘在我的天空。再变成雨水,滋润我屋前的土地。我站在窗前,已经看见了大海。

一位企业家:大海是否辽阔,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你认为它辽阔它就辽阔。世上最辽阔的,还是人的心。

大家又说了很多,大海在每个人的心中,竟然是如此不同。

其实,境由心造,心受境扰。如果生活惬意,记忆中的那片海,荡漾着的都是欢快的浪花;如果生活苦楚,脑海中的那片辽阔,可能是满眼的虚幻和迷茫。海在远方,生活却在眼前。但大海之大,可以容纳一切,但愿我们每个人心胸如大海。

心怀远方

心怀远方

○顾缪千姿

我想要去远方。

远方究竟有多远呢?怎样才能到达?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?曾在阳光倾洒的午后,我这样问母亲。

在我眼中母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旅行达人,她总是利用年休假的时间游历祖国的大江南北,并且记录旅途中的故事。她常常对我说,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很多东西是课本上无法学到的,而这些无法学到的东西,就要自己去经历和体会。

母亲笑着说,想去远方?要不要一起去趟远方?我点点头,心中却懵懵懂懂地不知道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。说走就走,母亲带着我,开着车出门了。

午后的阳光暖意融融,天空是如此蔚蓝澄澈。我一开始还有些惴惴不安的心也放松了许多。

我们要去哪?我好奇地问道。去远方啊。母亲依旧是微笑着回答我。我却又迷糊起来,远方?听上去这么遥不可及。

我们驶离城市,沿着盘山公路,来到一座小山村。打开车门的一瞬间,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那是在一个很高的山坡上,极目远眺,漫山遍野盛开着各种颜色的花朵,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波浪般温柔地摆动着,像是画家将缤纷绚烂的色彩在这山间随意铺撒。不知是什么花朵散发出的诱人香气,在空气中浮动着,吹得人心头都是甜蜜的。

母亲在我身边坐下说,这个世界很大,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远方……母亲语调温和,仿佛在诉说一个遥远的故事。

哦,我知道了,远方其实就是你的所梦所想,远方其实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。

往事如昨

从邮购到网购

○黄吉祥

说起网购,它不再是个新名词,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,它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网购在我国的历史其实不算久远,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本世纪初淘宝网的诞生。但是网购的出现,颠覆了传统的购物方式,也改变了大众的消费理念,购物不用出门了,也不用付钱找零了,更不用担心买了个大件物品如何才能弄到家里。人们欣喜地发现,购物不再是件体力活。

“网购”是一个缩略语,完整的名词应该是“网上购物”。它是依托网络产生的新事物,也就是说,要是没有网络,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网购。其实,在没有电脑、没有网络、没有支付宝、没有快递的年代,类似的购物方式却也是存在的,不过不叫“网购”,而称之为“邮购”。

邮购起源于什么时候?我没去考证过,应该是很早就有了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,我就已经成了邮购的“剁手一族”。我邮购的物品比较单一,主要是书刊。在文化生活还相对贫乏的年代,家里没有多少可以读的书,能找到的也就是几套“红宝书”和一些“文革”小说,有关书的信息少之又少。当时书店里的书都是放在柜台里面的,想买哪一本,得叫营业员给你取,如果看过两本不买,就不好意思再让营业员拿第三本了。后来,我发现了一张名为《书讯》的小报,上面不但登载出版社的图书信息,还有图书的内容介绍及定价。在这些内容的下面,都会有几行小字:“购买方式:通过邮局汇款×元×角×分到××出版社邮购部……”

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本想要或者在当地书店难买到的书时,我会在筹到足够钱后,走上一个多小时去邮局,往放在大厅的自动售货机里投入一分硬币,接过从机器里吐出一张汇款单,按报纸上提供的详细信息填写完整,把钱汇出去。经过十天半个月焦急等待,或许更长的时间,在某一天的下午,放学回家的我就会听到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,我就会兴奋地冲出门去,从背着挎包的邮递员手中接过一个厚厚的大信封,又在他递上的签收单上盖上自己的印章。至此,整个邮购的流程就全部结束了。那时通过邮购买书不是为了便宜,没有折扣,明码标价,但也绝对没有盗版。

记得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,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,我在一本中学生刊物《我们爱科学》上看到一个邮购信息,说是有一种叫“电视伴音接收器”的东西,它可以接收电视的音频信号,觉得很神奇——虽然看不到图像,但可以通过“听电视”来满足自己的“电视瘾”。杂志社为了培养学生自己动手的能力,只供应电视伴音接收器散件,需要自己组装。零件也不贵,好像是6元钱。我纠结了好长时间,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把钱汇了出去。当我接到杂志社寄来的零件时却傻眼了,装配这个东西需要电烙铁等工具,以当时我的经济条件根本无力购买。后来,等到我有了电烙铁的时候,这个被称作“电视伴音接收器”的配件早已不知到哪个爪哇国去了。

再后来,我参加了工作,有了固定的收入,邮购就更加频繁了。下班路过单位门口时,经常会被收发员从窗口叫住,通知我去拿邮包。其实所谓的邮包,住住也就是一两本书,小小的,薄薄的,很不起眼。在我工作的第三年,我总算邮购了一个“大件”,在上海辞书出版社邮购部买到了一本心仪已久的1979年版《辞海》缩印本,当年这本辞书很紧俏,多次印刷,当地书店一直买不到。买这本书花去了我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,当然买到后我也非常珍惜,一直带在身边,三十多年来陪伴着我辗转在全省各地,直到今天,还放在我书柜的醒目位置。

进入新世纪后,中国出了个马云,有了电子商务,有了淘宝网,有了目前众多的网上购物平台,更有了蓬勃兴起迅猛发展的快递行业。我和众多的消费者一样,经常在网上购物,服装、小家电、日用品等,当然,更多的还是书籍、文化用品之类,网购已经取代了当年的邮购,从此,邮购离我也渐行渐远了。

再过若干年,或许今天人们热衷的网购又会被别的更先进的购物方式所替代。当网购也成为历史的时候,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知道“邮购”这个词的含义。